



外員皮剝

回婉華、劉寶瑞、孫玉奎著

群益堂出版

剝皮員外

字數：7,500

著者：回婉華、劉寶瑞、孫玉奎

(武漢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新出字第四號)

出版者：羣 益 堂

(漢口解放大道332號)

總經售：新華書店武漢發行所

印刷者：新 新 印 刷 廠

開本：787×1092 $\frac{1}{32}$

印張： $\frac{7}{16}$

統一書號：T8108.3

一九五六年五月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五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1—13,500

甲：您念过几年書？

乙：五年。

甲：那您要比起我來，您可差远啦！

乙：您哪？

甲：我上了五十多年学。

乙：啊，今年您高寿？

甲：三十八。

乙：三十多歲？上五十多年学？

甲：噯！就这差點！

乙：差點？差的多！

甲：怎么啦？

乙：您今年才三十多歲，上五十多年学，这不是矛盾了嗎？

甲：啊！矛盾？当然矛盾。

乙：什么呀？

甲：矛盾，你懂什么叫矛盾嗎？矛就是矛，盾就是盾，人家拿矛扎你，你要拿盾一擋，这就叫矛盾。

乙：我沒問你这个。

甲：可是你要自己一手拿矛，一手拿盾，自己扎，自己擋，这就叫自相矛盾。

乙：噫！誰問你這個啦。

甲：老兄，您放心，我跟你沒有矛盾。

乙：噯！什麼呀？我是說——

甲：你瞧！你這不是自相矛盾嗎？

乙：誰呀？我是說你的歲數有矛盾。

甲：噢！我這歲數又有矛盾啦？依你說我應該活多大歲數哪？

乙：噫！我是說：你今年三十多歲，你怎麼能上五十多年學？

甲：這算的上來的，不信你算。

乙：你算吧。

甲：好，我算。我小時候上私塾七年，

乙：啊！七年，

甲：學堂、學校我又上了八年，這多少啦？

乙：十五年，

甲：怎麼十五年啊？

乙：七八一十五啊！

甲：怎麼七八一十五啊，七八五十六啊？

乙：啊！

甲：噢！你是按照加法？

乙：您哪？

甲：我是按照乘法。

乙：這有使乘法的？您別胡來啦！到底您上過學嗎？

甲：跟您說實話，我沒上過學，可是我教過學。

乙：沒上過學怎么能教學哪？

甲：沒上過學，並不是沒念過書，在家里跟我哥哥自修念過八年書，後來我就教書去啦！

乙：那行嗎？

甲：本來我不夠教書的資格，

乙：那為什麼還教哪？

甲：氣的！

乙：氣的，怎么回事？

甲：在過去，離我們那兒不遠，有個地主，姓石叫石資，外號叫剝皮員外。有一年，他門口貼個條兒，上寫：“本宅聘請飽學教師一位，供給食宿，每年束修五十元，如願就者，來函面洽均可。”我哥哥一看他就去了。到那兒一見面，這位剝皮員外說話說的很好。

乙：怎麼說的哪？

甲：他說：先生您來的很好，我家里有三個犬子，求您教育成名。咱這兒也沒有什麼好的，每頓飯也就是兩盤兩碗，每年送給您五十塊錢。

乙：這不錯呀，

甲：可是他又說啦：先生您要教可得教一年，到年底拿錢，您要教到半截兒不教，那可一子兒不給；還有一節：請假超過了一個多月，那可一子兒不給；還有一節：到年底拿錢的時候，我得考您幾個字，您要認識我加倍，

您要不認識嗎——

乙：那就不加錢了，

甲：还是一子兒不給。

乙：這叫什麼規矩呀？

甲：我哥哥不在乎，因為他有學問，當時就答應了。等到一開學我哥哥可就寒心啦！

乙：怎麼啦？

甲：先說這吃喝，我哥哥就受不了，

乙：不是兩盤兩碗嗎？

甲：是啊，兩盤咸菜，兩碗小米粥！

乙：嚙！真齷齪。

甲：沒過幾天我哥哥就病啦，餓的直咳嗽；教到半个月了，那天，我哥哥咳嗽正厲害的時候，老員外來啦，進門就跟我哥哥說：“先生，您的功課很勤，小孩子也喜歡念書，希望您再加個夜課。”

乙：啊！

甲：我哥哥一听，咳嗽更厲害了。他一看我哥哥沒理他，他又說了：“先生，您放心吧，不能叫白加夜課，錢的方面，咱就不談了；咱們在吃喝上改善改善，再給您加兩盤。”我哥哥一听加兩盤，當時就答應了。頭天加完夜課，第二天一開飯，就把我哥哥氣啦！

乙：不是加兩盤嗎？

甲：是啊，四盤咸菜兩碗小米粥。

乙：噢！加兩盤咸菜呀！

甲：這一來，我哥哥咳嗽更厲害啦！

乙：怎麼？

甲：咸菜醃的！

乙：真可恨！

甲：可恨，您再聽，到年底拿錢的時候更可恨：我哥哥進門一看桌上擱着兩落洋錢，老員外用手一指桌上的錢，說：“先生您看，我連加倍的錢都給您預備了，可是我得先考您幾個字呀，您看這‘門’字加一個‘人’字，這念‘閃’；‘門’字加兩個‘人’字，這念什麼哪？”

乙：那你哥哥哪？

甲：我哥哥不認識啊！他說這字念“躲”。

乙：怎麼念“躲”哪？

甲：他說：門里出來兩人，這一閃、那一躲，全過去了。

乙：啊！

甲：他又問啦：門字里加三個人字，這念什麼哪？我哥哥說：不認識。他說：這念“擠”。

乙：怎麼念“擠”哪？

甲：他說：門里出來三個人，這一閃、那一躲，後邊又來一位一擠，過去了。

乙：啊！

甲：再考你一個，“門”字里加四個“人”字，這念什麼？我哥哥也不認識。他說：這念“撞”。

乙：怎么念“撞”哪？

甲：四个人嗎，这一閃、那一躲，后边那位一挤，对过又來一位，兵！撞上啦！

乙：有这字嗎？

甲：哪兒有这字呀？結果把我哥哥考住了。当时他把臉往下一沉，說：“就这學問还張罗教書哪？簡直是蒙事啊！你是認打認罰吧？”

乙：認打？

甲：認打四十門門。

乙：疇！認罰哪？

甲：一子兒不給走人！

乙：走人，告他去！

甲：哪告去？

乙：縣里头。

甲：好嗎，縣長跟他一手活，告不成他，連自己告下來了。

乙：瞧瞧！怎么办哪？

甲：沒别的办法，只好白教一年，餓着肚子回家。您說可恨不可恨！

乙：可恨，实在可恨！

甲：噫！第二年他哪兒又請先生，我去了。

乙：你这不是找别扭嗎？你哥哥都不行，你就行啦？

甲：你別看我哥哥不行，我有法子对付他。到哪兒一說，跟我哥待遇一样，我就答应了。

乙：你也喝那小米粥去了？

甲：为喝小米粥那就不去了。

乙：噢！叫他換？

甲：那他就換啦！我有办法：一去的時候，我帶了很多塊糖，剛一開學，我把三個孩子都叫過來了；我說：來來來……今天先生學生初見面，給你們糖吃，這就好啦，咱們天天兒在一塊兒玩啦，你們每天要能跟我一塊兒吃飯，我還有好吃的給你們。這三個孩子一聽，回去就麻煩老員外，非要跟我一塊兒吃飯不可，老家伙不干啊。

乙：怎麼哪？

甲：孩子吃的好我沾光啊。可是老家伙不答應不行，三個孩子哭着喊着一定要跟我一塊兒吃！

乙：那為什麼哪？

甲：我有糖啊！

乙：嘿！有辦法。

甲：結果把老家伙麻煩急啦！讓我們在一塊兒吃啦。

乙：這回您沾光啦！

甲：是沾光啦，端上來一瞧，八盤咸菜八碗小米粥！

乙：還這個呀！

甲：沒幾天小孩都餓病了。小孩這一病，老家伙的媳婦直跟他吵架。他沒辦法了，給我換好的了。

乙：真成。

甲：我一想吃是換啦，又快到半咧月啦，

乙：半咧月怎么啦？

甲：要加夜課啦！

乙：噯！那怎么办？

甲：有办法，不但不加課，還要給他放假。沒容他找我，我找他去了。我說：老員外，您知道这三个孩子为什么有病哪？

乙：为什么哪？

甲：就因为你是好佛的人，你家里有佛堂，又有財神樓，初一十五还叫小孩念書，哇啦哇啦这么吵，老佛爺怪罪啦！都病了吧！初一十五念書是主子家宅不安啊！

乙：你为什么要說这个哪？

甲：我知道他迷信啊。

乙：他哪？

甲：他說：“对，孩子也病啦，家里直跟我吵架，是家宅不安。先生，怎么办哪？”我說：“那怎么办哪，也就放假吧！”

乙：啊！

甲：他說：“那就放兩天吧。”我說：“初一十五是放假，那初二十六可也得放假。”

乙：那为什么哪？

甲：初二十六敬財神的日子，小孩念書主子財运不旺。老家伙一听，說：“也放兩天吧。”我一听他又答应了，这

还不跟着來。

乙：对！

甲：我說：要是初一十五初二十六放假，那么，陽公忌日得放假，土王用事日得放假，四离四絕日得放假，諸事不宜日得放假，三大節得放假，另外还有：立春、雨水、驚蟄、春分、清明、谷雨、立夏、小滿、芒种、夏至、小暑、大暑、立秋、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大寒，这得放假，我的生日半咧月，孔夫子生日四十天……

乙：全放啦！

甲：我这么一放，到年底啦。

乙：对付下來啦？

甲：我就拿錢去啦，進門一瞧桌上有兩落洋錢；还是先考我几个字，我一瞧还是那几个字，

乙：还是那門里加人啊？

甲：可不是嗎。

乙：您哪？

甲：我全認識。

乙：您怎么認識啊？

甲：我哥哥告訴我啦。

乙：对呀！

甲：这一回沒考住我，老家伙愣住啦，我一瞧他愣着，我就別愣着啦！

乙：你怎么样哪？

甲：我把錢拿起來了。我說：老員外，我愛財啦！加倍這份我可也帶起來啦？

乙：好！

甲：好，他一瞧我拿錢啦！他動了心啦，當時眼睛一轉過來把我拉住了！說：“今天你可不能走，挽留你一天，明天擺一桌上等酒席給你送送行；再請二位陪客，是我門中的姑老爺，都很有學問，再陪你盤桓盤桓。

乙：那还有什么可盤桓的哪？

甲：哪是盤桓呀？就為找兩個有學問的，把我問住，把錢留下。

乙：喲！那怎麼辦啊？

甲：有辦法：先下手為強，後下手遭殃。

乙：打架呀？

甲：打架干嘛，不就是找兩個有學問的問我嗎，不容他問我，我先想個詞兒問他。第二天酒席筵前，老員外給介紹完了，我就沖大姑老爺一抱拳：“愚下有一事不明，要在大姑老爺台前領教一二。”

乙：他說什麼哪？

甲：他說：“先生，有話請講當面，何言領教二字。”我說：“那我請問大姑老爺：想當年齊人賣黍鷄，追而返之，二黃爭骨，秦公怒，一担而伐之。此典故出在秦始皇以先呢，還是出在秦始皇以後呢？”

乙：他說什麼？

甲：“這……愚下才疏學淺，不知不知！”我一看大姑老爺讓我問住了，二姑老爺的學問聽說還不如他哪。

乙：那就別問啦！

甲：那也得問：“請問二姑老爺，朱夫子有子九兒，五子在朝盡忠，三子堂前孝順老母，獨有一子逃亡在外，至今未歸。請問二姑老爺，朱夫子那一子流落何處？”

乙：他怎麼回答的哪？

甲：“這……不知道，不知道！”

乙：噢！全把他們問住啦！

甲：我一看全把他問住啦，我是一個字：“吃”！

乙：吃上啦？

甲：吃飽嘍，喝足嘍，告辭。

乙：走啦！

甲：不但我這錢掙回來了，把我哥那份也拿回來了。

乙：成！有學問。

甲：有什麼學問？

乙：你這不是學問嗎？

甲：這不叫學問，這叫機智。

乙：機智，那你問大姑老爺二姑老爺那兩個典故哪？

甲：噫！那不是典故，那是我們家務事。

乙：家務事？哪有齊人賣黍鷄哪？

甲：齊人賣黍鷄，在過去我們門口有個二流子，他姓齊，

人家讓他賣黍子去，他偷走一只鷄。這叫做齊人賣黍鷄。

乙：追而返之？

甲：讓人家給追回來了。

乙：二黃爭骨？

甲：我們門口有兩條黃狗，因為爭一塊骨頭打架，二黃爭骨。

乙：秦公怒一担而伐之哪？

甲：有一個挑水的老秦，一扁担把兩狗打跑了。這不是秦公怒一担而伐之啊！

乙：噢！扁担打狗！那秦始皇哪？

甲：那個秦始皇啊？

乙：不是戰國那秦始皇嗎？

甲：不是，我說的是我們家裡的秦始皇，

乙：你家哪個秦始皇啊？

甲：我嫂子娘家姓秦，在舊社會的時候，都管他叫秦氏啊。

乙：那黃哪？

甲：他那年不是得過一回黃病嗎？

乙：噢！這麼個秦始皇。那些典故出在秦始皇以前呢，以後呢？

甲：是啊！我是問他老秦打狗，是在我嫂子得黃病以前哪，還是得黃病以後哪？

乙：噢！

甲：你想我嫂子得黃病，他哪知道去！

乙：哪知道。那問二姑老爺哪朱夫子哪？

甲：你說哪個朱夫子啊？

乙：不就是宋朝哲學家朱熹朱夫子嗎？

甲：不是，我是問的我們家那個朱夫子，

乙：你家哪個朱夫子啊？

甲：在過去我們家養有一口老母猪，盡喂牠麩子吃，我就管他叫朱夫子。

乙：噢！豬吃麩子呀！有子九兒哪？

甲：它下了九個小豬，都是公的，如同兒子一樣，這不是有子九兒嗎。

乙：五子在朝盡忠哪？

甲：這五個賣啦，賣給誰不得宰呀！

乙：三子堂前孝順老母哪？

甲：三小豬沒事給老母猪啃啃痒，三子堂前孝順老母。

乙：獨有一子逃亡在外哪？

甲：那年我捆豬，炸了圈了，跑了一個，逃亡在外，至今未歸，直到如今也沒回來。請問二姑老爺朱夫子那一子流落何處乎？我是問二姑老爺，我那年跑那小豬哪去了，您想他哪知道。

乙：噫！那他要知道哪？

甲：那叫他賠我那口豬啊！

乙：嘿！

內 容 提 要

這是一個活潑流暢的相聲，嘲笑一個地主的刻薄和愚蠢。作品中暴露了地主階級的丑惡靈魂，同時顯示了一個貧苦知識分子的機智和勇敢鬥爭的精神。

統一書號：T8108.3

定 價：五 分